

《新拍案惊奇丛书》

总统女儿 绑架记



郑光松 编选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I14
284
2

BE69 104

《新拍案惊奇丛书》

总统女儿绑架记

郑光松 编选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一九八九年·北京



B 618577

433

总统女儿绑架记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293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3.75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1—8,000册

ISBN 7-80008-036-6/I·36

定价: 4.95 元



目 录

血鼎	王太吉 (1)
迷恋	丘 仁 (48)
侠女雪耻	海 天 (86)
险途迷踪	罗安鹤 (124)
神秘的女伴	逆风 晓剑 (170)
失散的鸳鸯	吴正平 (216)
大破翠云庄	高 俞 (254)
锦云山传奇	苏仲明 (285)
陈圆圆之恋	嵇 鸿 (336)
总统女儿绑架记	海明 光辉编译 (372)

血 鼎

王太吉

谨将这个逝去的故事，缀成一只小小的花环捧献给从铁蹄下挣扎过来的人们……

——题 记

一 宝物失盗

一件价值连城的古宝不翼而飞。

确切地说，是那只铸有饕餮花纹，钟鼎文字的战国青铜鼎无影无踪。

事情发生在中华民国卅年农历七月初三，热河与河北省交界的一个小小的村落。

这座村庄叫铁匠炉。它象一条腰带缠绕着那座奇松流绿，古柏泛翠，溪鸣泉吟，雉啼雀噪的青峰山。这里风调雨顺，人杰地灵，有塞北小江南之称。村里居住着三十来户人家。他们大多是清朝末年从山东、河北、河南逃荒而来的异乡人。张、王、李、赵、刘，姓氏有别；精细、粗犷、机敏、狡黠、怯懦、禀性各异。但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同烧一山柴，同饮一井水，全是一条藤上的苦瓜。

当年小鬼子铁蹄蹂躏中华大地。烧、杀、抢、掠、无所不

为。加之兵匪地痞作乱，乡民们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，拧成一种血肉联系。

古鼎的失踪，强烈地振撼着每个人的心。他们的脸上笼罩着浓厚的阴云，步履沉重，相互用眼睛询问：那件宝物啥时丢的？咋丢的？哪个最先发现的？村长知道不？

人们不约而同汇聚到村头那株伞冠如盖，枝叉虬劲的百年古松下，交头接耳叽叽咕咕。

这工夫从村东头走来一位汉子。看去四十出头，中上等个儿。肩宽腰细，紫红的脸膛，额头上露出浅浅的川字纹，浓黑的隶书一字眉，不大的眼睛深邃中透出几丝沉稳，胡子巴茬的嘴角溢出刚毅之气。上穿家织土白布对襟汗衫，七个疙瘩扣匀溜溜从脖颈排到腰际。下穿青布扎脚灯笼裤，脚着踢倒山千层底布鞋。

走路轻捷迅疾，虎虎生风。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个武功根底深厚、吃钢咬铁，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。他便是村长郑望春。他身后跟着一位眉清目秀，穿青挂皂，打扮紧扎干练洒脱的姑娘——村长之女郑素娟。

刚才爷俩在后院草坪上要刀弄棒，练习少林拳脚。闻讯汗流夹背急星火月地赶来。郑村长双脚站定，二目环视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挑挑浓重的眉毛，亮开洪钟般的嗓门：“出了啥事？乱成一锅粥？嗯？”

“望春，听说那鼎没了，快拿个章程吧？”

“村长，八成是小鬼子捣的鬼，娘的！”

“郑大叔，这可是宝物啊……这下子，说不定大难临头，在劫难逃呢，嗨，啥世道啊！”

众乡亲那一束束焦灼、期待、信任的目光交织着探照灯般

在郑望春脸上扫来扫去。有的长吁短叹，有的咬牙切齿，有的拳头攥出了水。只要村长一声号令，刀山火海不在乎。

每临大事有敖气。郑望春就是这种人。不管你怎么噪乱、骚动，他平平稳稳，不动声色。他粗通文字，念过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封神演义》、《说岳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……荤的素的塞了一肚子。为人处事颇讲些韬略，村中红白喜事，无不请他筹划、张罗。

他瞅瞅素娟那张白白净净的瓜子脸，心潮逐浪，可表面依然四平八稳，这鼎到底咋回事他心中有数。可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人心隔肚皮，林子大了，啥鸟没有？他摸着下巴上的胡茬子，将计就计……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天塌下来有地接着，蛤蟆呵坑，那宝物就回来了？该干啥干啥去吧，啊？”他朝众人挥挥手。

人们面面相觑。郑望春今天咋的啦？竟说出这种没劲儿少骨头的话来？刹时间他的高大形象在村民心中陡然缩小了一半。

去年夏天，本地的“花子队”偷偷摸摸进青峰山来用麻袋装鱼化石、木化石，准备献给驻扎在柳城的日本中队长松野次郎。郑望春获信后，率领乡亲们把那几个狗舔热屁股的奴才打了个鼻青脸肿，哭爹喊娘，扔下东西就跑了，再不敢上铁匠炉来打野食……

而今，这么贵重的古物没了踪影，他反倒能稳坐金銮殿……他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？两相比较，能不叫人疑虑重重吗？人啦，真是个琢磨不透的肉疙瘩，一下子就变得那么陌生。

古鼎乃镇国之宝，稀世之珍……满门数斩也不能往外

说……听听，这不是你郑望春红口白牙齿对大伙说的么？你喝了忘魂汤？服了糊涂丹？到了节骨眼上，你草鸡了！熊包了！怀疑、愤怒、遗憾的目光逼视着他，恨不得把这个心口不一的村长撕成碎片，一口口吞下去。

“散伙吧，反正丢都丢了！”郑望春任其诟骂、敌视，难得糊涂嘛。这种场合，不便解释。

屁！有人狠狠地啐一口唾沫。他不配为村长！说不定他把古鼎献出去，发了洋财呢。只有素娟和赵大伯相视而笑……

二 深山巧遇

素娟心如明镜，那鼎绝对不会丢。除非它自己长腿飞走。她知道，这是爹布的疑阵，或者叫障眼法。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因为那只鼎已经被坏蛋注意了。

鼎是赵大伯在山里挖出来的。赵大伯六十开外，枣核脸，下巴上一撮白花花的山羊胡子，腰有点躬。认得柴胡、远志、黄连、党参等中草药。隔三岔五进山里碰碰运气，闹几个活钱。

十几天前赵青山老汉又猫进山里来。在草丛中四下撒目……突然，一只后腿受伤的兔子一瘸一拐从他眼前蹦跳过去，吓了他一大跳。娘的，逮住它！炖上一锅，就着地瓜干烧酒，那叫啥滋味儿？于是扔了筐镐，深一脚浅一脚的撵。那小动物故意逗弄他似的东奔西窜，把他引到了密密匝匝草丛中，眨眼没了影儿。

赵大伯被脚下的乱石一绊，摔了个四仰八叉，坐在地上拉风箱似地喘粗气。昏花的老眼盲目乱瞅，突然眸子一亮：人参！娘的！这可是值钱玩艺。他抚摸着那油绿的叶片，心砰砰

地跳，这兔子没白撵！环顾四周，确信没第二个人，这才找回镐头柳筐，小心翼翼地刨起来……

咣咣！镐尖戳到了个硬邦邦的东西，震得他双臂酸麻，经验告诉他不象石头……怪事！莫非底下还有个宝贝不成？

干脆扔了镐头，弯腰曲背，十指当耙，连抠带挠，指甲抓破了，鲜血滴嗒。一道幽幽的绿光迸射出来，狼眼睛一般。我的奶奶！他险些吓出了尿，赶紧爬出坑。泥血糊糊的手揉揉眼睛，定睛一看，不认得那玩艺。象个香炉，却又大得多，死沉死沉，生根长爪似的搬不动。

碰了神物，老天要降灾啊！他扑通跪倒，遥望蓝天，双手合十，嘴唇哆嗦着喃喃念道：“苍天有眼，我赵青山从未办过缺损之事，因衣食无着，生计所迫，触犯了神灵，万望老天爷饶恕……”老泪纵横，叩头有如鸡啄米。

他连那快到手的人参也不敢碰了，可又舍不得离开……看来我老汉福薄命浅。罢了！只当啥也没看见。于是把浮土弄回坑里，扯了几把野草盖好。

他惊惶失措，连滚带爬跑回村里。想来想去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头，他不敢碰，说不定别人能识那怪物。

郑望春知书识理，文武全才，也许能知道那东西的来历，或许有些用处。

郑望春听完老赵头的述说眉眼挂笑，一拍大腿，“走，瞧瞧去！”带着杠子、缠索。青山大伯的儿子狗剩，以及素娟，和乡亲们，浩浩荡荡，吆五喝六向山里进发。

原来是一只古代的青铜鼎。乡下人见识短浅，不晓得这鼎有啥用处，上杆杆一称，嘿，九十九斤九两……

这个说把它砸了卖破烂，说不定够全村百多人饱餐一顿；

那个说把它化了打些刀叉剑戟之类，作防身护家的武器。七嘴八舌，乱出馊主意。

吵嚷得最欢的要数青山大伯的儿子狗剩了。小伙子二十出头，壮壮实实，好几招花拳绣腿。他和素娟指腹为婚，青梅竹马，情深意笃。苦于家庭贫寒，连给素娟买件衣服的钱都没有，眼下老爹掘出个能卖钱的铜玩艺，喜出望外。说话间把大铁锤都扛来了……

“你小子疯了咋的？”郑望春狠狠地瞪了狗剩一眼。他托着下巴，咋瞅咋喜欢这个物件，说啥也不让砸。

“大叔，这锈疤疤的玩艺，留它干啥？肚子都吃不饱还有心思供养它？能长粮食呢，还是能下钱？”狗剩把锤子握得发烫。对郑望春故弄玄虚，附庸风雅十分反感。

狗剩把赵青山的衣服一拽，“爹，你说话呀？又不是偷的抢的，碰运气刨出来的……”

“这……”赵青山瞟儿子一眼，要说也是这么个理儿，换几个钱，给素娟买点啥。只是村长横竖不让……这可叫他左右为难。

狗剩见爹爹拿不定主意，又来找素娟，希望她劝劝村长。

“爹说别砸，必是有用？”素娟也拿不准。再说，全村人都盯着这件东西。她面孔发烧，不知所措。

“那……咱俩的事情就不办了么？”

“爹说过了年再看，这兵荒马乱的。”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岂容她说了算么？

“哼！”狗剩那脸一拉三尺长，“分明是你爹想发洋财……告诉你素娟，没那么容易！”

“你！”素娟鼻子酸溜溜的。她爹可不是那种不道德的人，

却又没啥词儿来辩护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恨不得给狗剩两个大耳光。

郑望春左说右劝，总算把那鼎留下了。刮尽了上头的泥土，清水冲了又冲，往大水缸里浸泡了些日子，蹭去了斑驳的铜绿……那鼎巍然生辉，越瞅越叫人喜欢。

郑望春明白，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，早晚会派上用场，抓个机会献给八路军县大队。小日本连山上的化石都挖走，一旦知道这件宝物非来抢不可……藏不好藏，放不得放，添了块心病。男女老少都知道了，人多嘴杂，说不定祸从鼎起。他绞尽脑汁，想出了这个办法。

三 溢美渲染

郑望春有时候瞅着那个三条腿的铜香炉嘿嘿地傻笑，连饭都忘了吃。嘴里喃喃念叨：宝贝呀，不错！老祖宗那手真巧！

素娟默默不语地看着父亲，鼓起了勇气：“我看不出它好在哪儿，不顶吃不顶喝的。”

“你懂啥？”郑望春眉心拧成个大疙瘩，“学问，学问都在这上头哩，你瞅瞅！”他指指鼎体上凸起的蝌蚪文字，“这是战国时代的青铜鼎，回头我讲给你听！”

那只鼎披红挂绿昂首挺肚地立在村头松树下的八仙桌上，冷峻神秘，庄严地审视着这个充满了血腥与饥饿的世界。

郑村长刮了胡须，新换了身衣服，神采奕奕，潇洒利落。他在八仙桌上摆了一升小米，点燃三柱高香，烟雾袅袅。一种神秘莫测，虔诚厚重的气氛攫住了一颗颗炎黄子孙的心。

望春村长化了一迭纸钱，端起酒盅，右手食指、中指蘸酒

望空弹了几下，领头跪拜。仿佛那不是件铜器，而是一位降灾赐福保佑生灵的南海观音菩萨。

郑望春站在桌前，用颤抖的手指抚摸着那圆鼓形身子，光溜溜的马蹄足……面部表情十分庄重，他清了清嗓子，滔滔不绝地讲起来。

上百颗心被那绘声绘色的讲演紧紧地抓住了。他们屏气静心，忘记了自己，忘记了多灾多难的岁月……灵魂在神奇的神话世界游荡……

铜锡合金，炼七七四十九天，烧九九八十一车炭……用蓬莱岛的仙水淬火……火烧不烂，刀劈不伤，泥埋不朽，水浸不蚀，蛇不敢碰，鼠不敢嗑，驱邪消灾，遇难呈祥，逢凶化吉……

皇宫御厨使它烹煮龙肝凤胆，熊掌豹胎，燕窝鱼翅……啧啧，三品以上的官才有资格品尝。皇帝大臣盘膝而坐，敲钟鸣磬，宫娥彩女甩着五颜六色的水袖，翩翩起舞……伸出银筷子，金汤勺……呷一口鼎熬的汤，余香满口三日不散，长生不老，白发转青……啊呀呀，宝贝！

每个脑袋都按照自己的思维，把遥远的古代与现实联系起来。人们为能眼瞅瞅，手摸摸千年前达官贵人金口玉牙用过的器物，而感三生有幸！老祖宗了不起！那么早就造出如此精巧奇特的物器，了不得呀！从那只青铜鼎上，乡民们切实地感到整部历史在翻动，心里萌动着骄傲、自豪而又甜津津的感觉。中国，实在是人杰地灵，物华天宝……难怪盗贼们垂涎三尺，横蛮抢夺……

郑望春拎来一只大红公鸡，当众宰了，鲜红的鸡血滴进半桶烧酒里，变成了胭脂色。他舀出半葫芦瓢酒，平端着，环视着父老乡亲，“这鼎该不该砸？”“不该！”齐声呐喊。

“这鼎能不能给别人？”“不能！”又一声爆炸。

“好！”郑村长眼窝热乎乎的，脸上滚过一层激动的浪潮，“上有天，下有地，全村乡亲作证，这鼎乃我中华镇国之宝……就是搬金山来也不给！刀架在脖子上，把五脏六腑剜出来喂狗，这宝物也不落他人之手，谁若伤天害理，吃里扒外，办出有损老祖宗脸面的事来，天诛地灭，五雷轰顶……”他嗓门高亢激越。那株硬铮铮的松树，巍巍的青峰山为之呼应。

郑望春说罢，仰脖咕嘟了一口鸡血酒，抹抹嘴巴，“信得过我郑某的请喝口酒！”

信得过！异口同声，天地摇撼。众人潮水般涌上来，争先恐后抢酒喝。连那些从不沾酒的老大娘，小媳妇也破例抿了一小口。

炽热的太阳在高高的蓝天上俯视着这一群衣衫褴褛、精神抖擞的庄稼人。他们激动得蜡黄的脸形红……风轻轻地撩动苍翠的松针，发出柔和的絮语，述说着某种感慨。

素娟深深折服爹爹的口才、学问……她一时间似乎懂得了许多，成熟了许多。原来那只鼎那么神奇无比。若是让狗剩一锤子砸成碎块，她要后悔一辈子啊。姑娘的心象鸟翅膀那样扇动起来，一定要和爹爹同心协力护好那件宝贝。她痴痴地望着父亲，心潮翻卷，想了好多好多。

那只青铜鼎被两条大汉抬着，伴着呜哩哇啦的锁呐吹奏，绕村一周，抬进了郑望春的家。后来，到底把它藏在何处，很少有人说得清楚，不过大家是放心的。

四 存心不良

你吹得天花乱坠，狗剩就是不信。一两千年前的事情，你

郑望春就清楚？胡编乱造，哄三岁孩子。不过，狗剩认为能叫出“鼎”字来……看来，至少不是一般的废铜烂铁。捣腾出去能闹个大价钱，少说也弄个三百大洋……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到时候还怕你郑素娟不嫁我？想到这些，他心花怒放。不过，郑望春这么一闹腾，大伙都长了心眼，一个人想把它弄走恐怕不容易。万一让郑望春知道了……他倒抽三口凉气。

干不得，干不得呀！他泯灭了那可怕的念头，额头上沁出一片豆大的汗珠。

娘的，胆小得不了将军座！人不发横财不富，马不吃夜草不肥。与其这么窝窝囊囊过苦日子，不如折腾一通……他不相信郑望春就那么清白。等着瞧吧，郑家把宝物出脱了，撒个谎说丢了，你有辙？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

这鼎是郑望春爷俩和他爹赵青山三个人藏的。你们既然瞒着我，提防我，我自有办法，反正那鼎跑不出青峰山。

“爹，我说那鼎……就不怕别人偷走？”

赵青山吃了一惊，闷头抽烟。他早看出这小子动了邪念……望春对他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能对外人露实底，包括狗剩在内。他漠然地扫了儿子一眼，“你他妈咸吃萝卜淡操心，谁敢偷？不要命了么？”他确信那是神物。要不咋长出一株人参？那兔子是神仙的化身，专门把他引到那去的，谁想邪门歪道不得好死！

“啊，我是耽心你们藏得不严实。”狗剩狡黠地眨眨眼睛，“既是全村的宝物，也有我一份，未必不该提醒么？我能去偷？贼，真是。”

这倒象句人话。赵青山脸上露出一丝和悦的光彩，他想说藏到后山狐狸洞，话到舌尖，却咽了下去，赶紧把嘴巴封死。

“爹，你说日本人会不会闻到风儿？他们比狗剩子还灵……弄不好招来杀身大祸……”他偷偷地瞥了爹一眼，“嘿，其实，我多余操这份闲心。一个人藏的东西，一万个人也难找啊！”

“日本人？”赵青山心想，幸亏村长早算计到了，没有让他去埋藏，英明，实在是英明啊。他皱皱眉头，“该干啥干啥去，别瞎打听！”

狗剩做梦也没想到父亲会死心塌地让郑望春牵着鼻子走。傻呀，爹！人家拿你当猴耍，你老人家却实心实意，连亲生儿子都信不过。

“爹，我看还是把鼎送到县大队去吧，”狗剩一本正经，“小鬼子奸得很，刨地三尺，那儿都能搞出来。闹不好，全村遭难，你吃罪得起吗？村长往你头上一推，人家屁事没有哩。”

“这……”赵青山被儿子这么一吓唬，心里真有点发毛，这年头的事情谁说得准？到底是自己的儿子，想得这么周到，心里充满了感激，喃喃自语：“藏在狐狸洞……”他突然察觉说走了嘴，“我是说山里这洞那洞的，没个找！”

狗剩耳朵贼尖，记住了“狐狸洞”三个字，笑吟吟地说，“没事就好，大家安安稳稳……这我就放心了……”他暗暗高兴，扛起锄头下地干活去了，那脑袋却不停地转悠，这事情有八分把握了，只是那洞在何处呢？他诡谲地一笑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身体象云彩似的飘悠悠的。瞅着吧，我狗剩非发大财不可。

赵青山熬熟了高粱渣子粥，扯一把大葱哧哧扒了泥皮，往炕桌一横，等下地的狗剩回来吃午饭。他依门而望，瞅瞅火辣辣的太阳。

这小子会不会耨地累了，猫到树荫底下睡着了？受了潮气

可要生病哩。就这么根独苗，指望看狗剩养老送终。明年再把素娟娶过来，添个一男半女，接替香火。无论狗剩怎么气他，赵老头还是能原谅，毕竟是亲骨肉嘛。

老汉饿得肚肠叽哩咕噜乱叫，又不便先吃。掩上门，倒背着手一步一颠到地里找儿子。包米棵子一人多高了，绿油油的。他嘶哑着嗓子叫狗剩，就是没有回音，那怒气直冲脑盖骨。他钻进青纱帐里寻找，除了窸窸窣窣的庄稼叶子声什么也没有……娘的，死到哪里去了？他心里直嘀咕。最后在垄沟里找到了那把锄头。

莫非让“花子队”抓了狗剩的壮丁？跟着人家跑了？要不就是捉了去给日本人挖壕沟、修碉堡……他胡思乱想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唉声叹息，咸津津的泪水流出来，挂在干枣脸上。

一连等了三天，还是没有狗剩的消息，不得不找郑望春，述说他不幸的遭遇。

狗剩这小子是望春看着长大的，闺女的终生大事寄托在他身上，自然十分着急……素娟听说狗剩没了，哭哭啼啼摇着父亲的肩膀，哽咽着说，“爹你快想个办法吧……要不，我咋个办？”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根扁担抱着走。眼看几个月后就要过门，能不急吗？

“嚎啥？”郑望春皱皱眉头，吼了一声。他心里直划横，狗剩突然失踪，好不蹊跷……会不会与那只铜鼎有关系呢？这小子见钱眼开，说不定上当受骗哩。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。值得庆幸的是狗剩不知道宝物藏在何处……可青山汉能保住秘密吗？他摇摇头，十分忧郁。

“青山大伯，狗剩可问过鼎的事？”

“问过，问过，早晨就刨根问底，咋？”他眨眨昏花的眼睛，

不解其意，“莫非？望春，还是拿个章程把狗剩找回来吧，咳，这年头！”

郑望春预感到一种危险，说不定一两天就要出事。狗剩走得不明不白，不是好兆头。他琢磨着青山大伯性急中说走了嘴，那小子起了歹心……看来那鼎得挪地方了。他突然感到自己办了件蠢事，心里好象塞了团乱麻……狗剩当然要派人打听消息……思前想后，渐渐平静下来，他安慰了赵青山一番。在素娟耳边嘀咕了几声，她点点头，出了门。

五 初试锋芒

素娟背着筐握着镰刀匆匆忙忙向山里走。她不算名门闺秀，却也生得几分俊气：丰满红润的瓜子脸，娥眉弯弯，目似泉眼，身材苗条。她跟父亲学了几路拳脚，以备不测。

盛夏的山野，松针泛翠，杂花生晖。空气弥漫着令人心旷神怡的气息，林间稚鹁鸣啼，增添了无限生气。她弯腰掐了一朵金黄的野百合花插进墨染的发际，平添了几丝情韵。她轻盈地走动，宛若一只款款飞翔的蝴蝶。

她五岁上死了妈，这十几年和爹爹相依为命。老人家茶余饭后教她识几个字，给她讲些古代英烈故事，使她懂得不少做人的道理。

那只古鼎弄到家后，她见父亲愁眉紧锁，脸罩阴云，坐卧不安……又见赵大伯深夜赶来，同父亲一块把那个铜家伙抬走了。她明白是要藏到山里去……爹让她看守门户，不要乱跑。素娟被好奇心驱使着，爹爹前脚走，她后脚就跟上，蹑手蹑足……到底发现了秘密：古鼎藏在峭壁上的狐狸洞，崖畔有一株歪脖子松树……郑望春以为闺女根本不知道呢。